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资料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963年 第1期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和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三十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三十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3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209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铎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illegible]

正丞相李天祐等知悉茲於四月二十三日開東京會議討論情形既經議定

此父受刑能保其大子鴻由是子等皆明有胆勇就立此也其子等前却

卷之四

此乃人相傳之書也其外校書局所藏者乃其本也其書名曰

日下之世也

一、（此處文字模糊）

...

...

楊秀清 誥諭

大朝元門御試其志願通明則無挂月天子親為
 到切曉諭以便招安事照得天下之時勢何常
 有其治必歸於亂民心之去向無定惟其事乃
 得其心本姓不意我民久遭塗炭是以曉諭
 兵官馬勇將千員進州而得通府而破則一挂
 再得替如破竹現在賊王於本月二十二日見
 復新基天喜閣困頓州不日即下以候其王
 大陳制日由津接直取燕京共歸一軌各行曉
 諭為此亦仰聞城紳商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
 後爾等有要裝投誠或天朝重民如子務悅爾
 事甚寧耳職名女甚重倘或親也不惜大兵并
 則即至城下之日五名得後進得何反幸勿負
 我天朝重民之深心焉其各遵遵毋違切切特
 示右諭通如太平天國壬戌十二早吉吉天賜
 聖恩

張洛行告示（一）

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一、張洛行告示

奉天承命江漢南安民免糧事從來民為邦本本國邦官
蓋非從何國由得飲以國之也況孤在九頃方與四方赤子
民帶米天帶德孤實不忍何也緣於民得為於國之功者
不足以供滿官之征稅孤猶痛心疾首只將免糧三載第官
所需只將每粟糶火號銀錢以作縣官日用之資依三載
後仍照原糧如數輸納不得額外苛求但恐事久弗遵各縣
此碑以垂萬古之制使府縣永遠明公之規相邑吏各刊

訓明 江漢元年八月十五日示

江漢安民免糧示

目 录

太平天国資料輯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館(1)
己酉被水紀聞	姚 济(40)
苟全近录	姚 济(45)
鰕聞日記	湯氏輯(65)
凤山筆記	黃崇惺(128)
徽难哀音(选录)	胡在渭纂輯(145)
守南昌广饒記	林福祥(157)
瞿振汉起义事略	周起渭(163)
浙南紅巾軍史料輯录	鄒身城(179)
辛壬寇紀	叶蒸云(188)
太平軍克复浙江各县日表	佚 名(208)
貴州号軍的耆黃	徐沅考释(217)
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調查紀录补	刘尧汉(224)

太平天国資料輯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館

說明：为了搜集太平天国革命及同时期的农民起义文献，我館曾于一九六二年五月派編纂組長王淑慎、組員羅文起前往中央檔案館工作。在該館明清部同志大力支持之下，得逐卷查閱了清軍機處的錄副奏摺，並從大約二千余卷的檔案中，搜集出了一批珍貴的原始資料。這些文件是以“鈔單”的形式附於錄副奏摺內，是當時督師大臣或總督、巡撫等作為俘獲品進呈向清朝皇帝請功，因而保全下來的。現在所選的每一件“鈔單”幾乎全部都可以找到它們的原奏摺，它們的來源是可信的。這批文件從來未發表過，我們認為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特編成這一份資料。此外《張洛行口述》、《張洛行檄文》、《李秀成致韓^君峰書》三件，是中國人民大學劉守貽同志提供給我們的。《張樂行告示》抄件是葉孟源同志贈給本館的。

這一批文件的發現，無論就太平天國方面、或就會黨方面都提供了不少的情況，例如：余安定的幾個文件反映出這個參與誘殺英王陳玉成的叛徒，是利用太平天國委派他聯繫苗沛霖的身份，進行卑鄙的活動的；《苗沛霖部上陳玉成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苗沛霖與張洛行部的關係；《李昭壽投降陸保稟》，反映了太平天國叛徒的無耻嘴臉。長槍會首領《焦桂昌告示》則表明壬戌十二年太平天國曾經與北方地區的農民起義發生過聯繫，這方面的資料過去是較少的。

而尤有價值的則是《張洛行檄文》、《張洛行口述》、《張洛行告示》、《李秀成致韓^君峰書》等件，它們一方面豐富了捻黨本身的文獻，另一方面也給我們提供了解決捻黨與太平天國關係的新證據。

此外，如《鍾人杰口述》、《李沅發口述》、楊隆喜起義文件等都是研究各地農民起義的重要資料。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志 1962年9月19日

鍾人杰起义

鍾人杰口述

据鍾人杰供：我是崇阳县桥墩保人，年三十九岁。父亲鍾沅洪，母亲蔡氏。我父亲弟兄四人，大伯鍾沅有，二伯鍾沅进，父亲第三，四叔鍾沅达，早已分居。大二伯父同我父母俱故。我弟兄二人，兄弟鍾十四，过继与二伯鍾沅进为嗣。我女人黃氏，生有一子鍾添明，即长仔，年十四岁，一女年七岁，已給庞姓为童养媳。我是道光七年科考，王学院取进县学文生。十六年因包庇程中和挖煤控案，代作呈詞，犯案斥革，拟徒发配孝感县安置。后因在配穷苦逃回。

有素好的陈宝銘、汪敦族們，因把持錢漕，与书差构訟，我就主使向各保花戶歛收訟費，从中分肥。有吳石川們赴总督衙門具控，经亲提审問，把两造分別責惩革卯完案。我与陈宝銘、汪敦族們，因案結不能歛費，书差也因被控責革，彼此怀恨，遂遇事寻衅結成仇怨。

后因拆毀书差王士奇們房屋，被蔡紹助作詞唆使书差上省控【告】，蒙委員赴县严拏，案內有名的金太和、蔡得章俱被获解管押。金太和屢次叫他儿子金攀先帶信，要我們設法救他回来。我想邀人拏住蔡紹助，便可挾制他和息了案。当与陈宝銘、汪敦族商允，于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糾同兄弟鍾十四、陈宝銘的兄弟陈宝亮、金太和的儿子金攀先、侄子金恢先并素好的汪潰仔、饒肉它三、譚九海、但扶瀧、雷一青、金青茂、刘老五們，并金青茂們轉糾多人，就是那日挨晚同到蔡紹助家。他家聞信先已逃走，听說逃到县城里去了。我們就放火把他房屋燒毀，帶同众人赶到县城，时已夜深，城門关闭。十一日仍不开城，我們在城外，原想要县官捉住蔡紹助交給我們再散。师知县会营帶人在城上吆喝，我因不得蔡紹助，不肯退回。十二日黎明时候，金青茂帶人从西城牆缺处支搭木板进內，开了城門，大家拥进。搜寻蔡紹助不見，就把师知县围住，要他发稟往省求放金太和回来。师知县不允，并說要把我們拏解。我气忿，喝令汪潰仔、饒肉它三把师知县

杀了。

我見官已被杀，恐怕有官兵来拏，就起意与陈宝銘、汪敦族、鍾十四、陈宝亮、金攀先、金恢先、汪潰仔、饒肉它三、譚九海、但扶瀧、雷一青、金青茂、刘老五商量，据城抗拒。陈宝銘們应允，我就吩咐在场的雷老春、高老潰、罗老么、鍾万志、汪正亨、刘遂兆、刘日高、饒得美、鍾万才、陈三太、查正和、丁老喜、潘允和、涂江源、鍾老喜、程印申、曾三益、吳石川、鍾万有、金老甲、黃晏太、孙得和們，并不記姓名多人，都不准散，一齐拥进县署，搶劫仓库监狱。見有女眷二人，已在內署自縊身死，还有几个自縊未死的，解放下来，派人看守。那时王典史也在自己衙門內自縊死了，眷属逃散。我著陈宝銘把城守外委邓永煊捉来看管。因师知县先已将印派人送了出境，只夺得典史、外委两个鈴記。

我就自称元帅，派陈宝銘、汪敦族为副帅，鍾十四、陈宝亮、金攀先、金恢先、汪潰仔、饒肉它三、譚九海、但扶瀧、雷一青、金青茂、刘老五为头目。在西城外設立帅台，立有令旗、帅印，并“三軍司命”“都督大元帅”旗号。先把蔡紹勛一家，同有仇的书差丁炳揚、龔永华、程紹兰、余印庆、吳升、张怀庆們数十人找获杀了。命陈宝銘們赴四十八保，每保勒派人一千相帮，如有不从，即行杀害。有僧人白青，自称他有符咒能封鳥枪，前来相投。陈宝銘的哥子陈宝沅、兄弟陈宝田聞信走来，我也留住入伙。陈宝銘、汪敦族及各头目，每人名下轉糾并裹胁得七八百人及八九百人不等，約計共有万余人，因係时来时去，实在人数、姓名俱記不清，只各給紅布一条为記。每人日給米二升、錢二十文，交各头目分帶赴各处，設卡据守；并于城上加砌砖石，把紧要路口掘断；一面开碾仓谷，并勒派各保富戶帮助粮食。又在乡間收取銅铁器皿銷毀，打造枪炮刀械，并配制火药，分头打仗。众人又推我为鍾勤王，于告示內书写，希图煽惑。

因聞有崇阳书差逃往通城藏匿，那里又相离最近，就督同譚九海帶人于十二月十七日先往通城攻打。通城典史、教官、外委都不在城內，知县帶人抵禦，被我們杀敗，得了县城，就派汪敦族在那里做知县，但扶瀧做千总，并封头目鍾十四們都为千总。

又派譚九海帶人于二十七日搶港口驛馬匹，派饒肉它三帶人于

二十九日搶官塘驛馬匹，三十日打丁泗桥营卡。

又派金恢先、雷一青、僧白青帶人于正月初一、初十等日，先后攻打通山县城。派陈宝銘帶人于正月初九、十一等日攻打蒲圻县城，但扶瀧帶人于十三日攻打湖南平江县营卡。

又派鍾十四、陈宝沅帶人于十六日打蒲圻。不料人心不齐，屢被官兵战敗，杀死了几千人，內有头目金青茂、刘老五也在蒲圻被官兵枪炮轰斃。我又想派人出战，那被胁的众人聞总督給发告示晓諭，大家不肯附从，漸漸逃散。

又聞官兵四路围逼，汪敦族聞信轉回崇阳查看，我与陈宝銘、汪敦族因势孤把帅印、令旗銷毀，想要逃走。适有紳民多人誘帶我們出城，走不多远，即被官兵前来围住，把我与陈宝銘、汪敦族擒住解送的。

我們实因杀官畏罪，情急据城，并非豫謀造反，也沒传习邪教、兴立会名。师知县到任只有三个多月，也无虐民激变的事。共謀的实止我同陈宝銘們共十四人，其余都是轉約及胁从的。我四叔鍾沅达同我女人、儿子都不知情。是实。

陈宝銘口述

据陈宝銘供：我是崇阳县灌溪保人，年四十二岁。父亲陈山仁，年七十二岁；母亲黃氏，年七十五岁。并无伯叔姊妹。我弟兄四人，大哥陈宝沅，他生有三个儿子，长名长仔，年二十六岁；次名二四，年十八岁；三名溜仔，年十五岁。我是第二。三弟陈宝亮，弟媳章氏，无子只生一女，年二岁，已給魏之登为媳，过門童养。四弟陈宝田，生有两个儿子，长名秋仔，年七岁；次名端仔，年四岁。我女人丁氏，生有三子，长名松仔，年二十四岁，娶媳刘氏，一个孙女，是去冬生的；次名五仔，年二十三岁，还没娶媳；三名冬仔，年九岁。

我是道光十二年岁考，吳学院取进县学武生，因事斥革。与鍾人杰、汪敦族素好，我們因歛收訟費，把持錢漕，与书差拘訟，经吳石川赴控，总督衙門亲提审断完案。我們因案結不能歛費，书差亦因被控責革，彼此怀恨，遇事寻衅，結成仇怨。后因拆毀书差房屋，被蔡紹勛

作詞，唆使书差上控，委提把我們同案的金太和、蔡得章解省管押。鍾人杰邀同我与汪敦族并轉糾多人，于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傍晚往捉蔡紹勛，要想挾制他和息了案，因他全家逃走进城，我們赶至城边，城已关闭。十一日仍不开城，我們因蔡紹勛未获，不肯退走。十二日早，由墙缺越进开城，大家蜂拥进去。搜捉蔡紹勛不見，围逼师知县，要他发禀上省，将金太和释回。师知县不允，鍾人杰气忿喝令汪潰仔們下手把他杀死。因怕官兵来拏，临时起意，据城抗拒。与我同汪敦族們大家商量搶劫仓库、监狱、并分头轉糾及裹胁共有万余人，豫备守卡打仗。

先于十二月十七日派譚九海带人打破通城，派汪敦族做知县，但扶瀧做千总，并連次搶港口官塘各号馬匹，并打丁泗桥营卡及通山县。

今年正月初八日派我同金青茂、刘老五、僧白青带人攻打蒲圻，我們聚集有四五千人，暗由小路越出，并分人坐駕小船，从溪河順流駛下。初九日黎明，蜂拥齐至蒲圻县城外，占据山坡，城内官兵开放枪炮轰击，至初十日已先后打毙了我們几百人。我們因恃人众，四面扑攏攻城，适又有官兵由咸宁赶到攻打，把我們在北門外伙党击毙了二千余人，头目金青茂、刘老五也被轰毙，并夺去炮位鉛药，烧毁船只。十一日，我們南路的伙党仍复攻城，又被官兵打败，就各逃回。鍾人杰又派我哥子陈宝沅于正月十六日带人攻打蒲圻，也被官兵杀败。因連次敗仗，先后杀死了几千人，又听聞总督給发告示晓諭，那附从的人，都漸漸逃散，后来官兵四路围逼，本地紳民又誘帶我們出城，就被获解送案的。餘与鍾人杰供同。

汪敦族口述

据汪敦族供：我是崇阳县小港保人，年三十四岁。父亲汪于彩，年六十八岁；母亲余氏，年六十九岁。父亲弟兄五人，大伯父汪煥章，二伯父汪煥新，已故；三伯父汪煥鼎，五叔汪煥通現存。我并无姊妹，有弟兄两人，哥子汪玉基，俱已分居各爨。我娶妻刘氏，生有两子，长名汪荣組，年七岁；次名汪念組，年五岁。一女秋姐，年三岁。

我是道光十三年科考，吳学院取进县学文生，因事斥革。与鍾人杰、陈宝銘素好，我們因歛收訟費，把持錢漕，与书差拘訟，已蒙提省

审断完案。我們因案結不能斂費，書差亦因被控責革，彼此怀恨，遇事寻衅，結成仇怨。后因統众进城，捉拏为書差作詞的蔡紹勛不获，于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戕官据城，起意造反，分头轉糾并裹胁共有万余人，豫备守卡打仗。

因聞有崇阳書差逃至通城县躲匿，那里相离最近，就督同譚九海帶了三千余人，于十二月十七日先往攻打通城。那里教官、典史、外委都不在城内；县官帶人抵御，被我們冲散，占了城池，派我做通城县知县，但扶瀧做千总，一同据守。

那时鍾人杰曾造謠言說：“破通城，有錢粮；破通山，有硝磺；破蒲圻，有战場；破咸宁，下武昌，到了武昌做国王”的話，故此鍾人杰屡次派人往通山、蒲圻各处攻打，我怕被湖南官兵抄袭后路，也于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派但扶瀧帶人就近往攻湖南平江县营卡，被官兵打敗逃回。我又給发告示，赴各乡勒派富戶帮助粮食，如不允从，即行杀害。那怕事的乡民，也各捐粮米三五十担不等，运送相助。后因聞鍾人杰屡次被官兵杀敗，人漸逃散，轉回崇阳查看，适官兵四路围逼，本地紳民誘帶我們出城，就被一并获解送案的。餘与鍾人杰供同。

李沅发起义

李沅发口述

据李沅发供，年三十三岁，湖南新宁县水头村人。父亲李成周，年五十八岁，去年已被乡勇杀毙。母亲蔣氏，早故。并无弟兄妻子，只有分居同祖弟李沅仰、李沅楚、李沅兴三人。沅仰、沅楚均已获案。沅兴早已不知去向，他生有一子，年才六岁，也被乡勇杀死。我向来在外游蕩，并无田业。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內，本境雨水过多，谷价昂貴，富戶不肯发卖，本县并不劝諭减价，又不开仓平糶；紳士只把宾兴义谷出借，为数不多，八月收获后，又勒索重利，貧民无力偿还。我乘人心不服，起意搶夺。与謝有兴、刘复倡即刘八們大家商議，兴立把子会，結拜弟兄，可

以邀約多人劫富濟貧。謝有興們允從，即與陳爾坤、羅登爵、羅沅拔們分路糾人入伙。旋被萬知縣訪聞，把同伙楊倡實、李世英掣去監禁。我心懷忿恨，起意商同謝有興們進城劫獄，約定十月十三日夜起事。三更時分，聚眾三百多人，先在東門外放火，燒毀文昌書院，是盧萬先們打開東門，我們一同擁進，先到監獄，毀門進內，把楊倡實、李世英放出。那時天色已亮，萬知縣帶領兵役來掣。李成景們把萬知縣捉住，喝令投降。萬知縣詈罵不止。李成景與李八即鷄子蛋在東門城內把萬知縣戳死，眾人分途搶奪。李世英說，我們不該殺官，釀成事端。我因他抱怨，就把李世英殺死，同到縣署並前任李知縣寓所搜取財物；找尋典史，無踪，眾弟兄要殺教官，我因學官不理民事，用言阻止。因怕透漏消息，派人把學官衙門圍守，不許出入。

那時我因事已關大，與謝有興們商允造反，叫眾弟兄一齊蓄髮，派人分路邀約。十五、十六、十七等日，先後邀得同會並逼脅鄉民共有一兩千人進城防守，每人分給紅藍布一塊為號，並派多人或扮乞丐，或充客商，分赴楚、粵兩省糾人，一面探聽官兵消息。旋有鄉勇前來捕掣，我把城門關閉，派人分段把守，就在城內設立五營：謝有興管前營，羅沅拔管後營，陳爾坤管左營，羅登爵管右營，劉復倡管中營，俱稱大哥。我為總大哥，總管五營，在後營居住，分造五色旗幟，我營內又造“三軍司命”、“劫富濟貧”旗各一面。此外，還派有鐵板大小頭目多人，分管各事。

屢次出城與鄉勇官兵打仗。後因兵勇四面圍攻，又在西門城下掘挖地洞，我叫人用土石填塞。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地雷轰裂城牆，我料難久據，派人輪流在南門放火開炮，假意與官兵接仗，到四更時，邀同眾弟兄由東北角學宮背後，用木梯扒城逃出。望見兩邊都有官兵營盤，相隔尚遠，那時陰雨夜黑，沒人巡攔，我們乘夜逃走，到羅遠崗地方，有同會的雷登甲同我叔子李承莫，在大絹崗邀有二百餘人接應。十二月初四日，在八角亭地方被官兵追及，幫同開仗，殺害兩個官員，又在深沖打過一仗。我們打敗了，就在那里翻山到廣西龍塘、葱坪、銀礦山、烟竹坪、茶坪各處。

我藏有小銅佛像，早晚禮拜，打仗時殺雞占卜，說能護庇得福，聳